

从专业确信到模糊生成：面向不确定性的 社会工作知识生产及其反思

文 军 方淑敏

【摘 要】“不确定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结构性力量和具象化体验,深刻影响着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范式实现了从专业确信到模糊生成的阶段转变。这一不确定性转变体现在知识基础、研究范式、生产主体、生产场域、知识结构和知识特性等若干方面。对此,需要以承认不确定性为认知基点,构建以整体表征为知识视角、以复杂叙事为研究范式、以主体赋能为价值指向、以情境实践为行动配置、以多维整合为网络型构、以视域反思为理论内涵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工作知识范式的深层次革新与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社会工作;不确定性;知识生产;专业确信;模糊生成

【作者简介】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方淑敏,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沪),2024.4.84~9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ZD183)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及其体系建构”(项目编号:22ASH002)。

一、问题提出：从专业确信到模糊生成的社会工作知识范式转变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工作长期致力于研究知识的生产与利用。^①纵观社会工作发展历程,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范式及其实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观(intuition)行动阶段,社会工作建基于西方基督教哲学理论传统,一些经验性的方法、观念以及实务策略产生于救助活动及慈善行为,大多缺乏客观的知识基础。二是实证主义专业确信阶段,以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llen Richmond)发表《社会诊断》为标志,实证主义知识范式及其工具化实践逐步推进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致力于形构一套具有特定说明过程、知识系统以及行动程序的规范化理论体系。^②自此以后,社会工作开始被贴上“专家服务”和“治疗主义”等标签,希望从实务经验中发现某种确定无疑的真理,找寻一种独立于行动和实

践而存在的统一知识形态,进而实现对“确定性”的普遍化追求。然而,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出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他俱在的不确定性”^③。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突出“特殊性”的专业实践,社会工作实践图景中的因果错综、需求层次多样、权力关系复杂等难以忽视,普遍主义、标准化的理论预设与知识形塑实际上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于是,在后现代精神的启示、孕育下,一种以“不确定性”为内在诉求与核心指向的思想争辩随之而来。罗伯塔·伊姆雷(Roberta Imre)在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里召集了哲学讨论会,开始质疑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工作观点及理论,并寻求有别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工作探究方法。^④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进入“模糊生成”阶段,传统一元知识等级体系被打破,具有不确定性意涵的知识创生层出不

穷。如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知识、认知等概念边界具有极大异质性、模糊性,直指“对知识绝对客观性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幻想”^⑤。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发现,标准化、确定性的理性分析可以运用于坚硬高地(a high, hard ground),然而绝大多数实践情境处于充满着复杂性、模糊性、不稳定性与价值冲突的“湿软洼地”(a swampy lowland)^⑥,只有通过反思性实践这一“以一种不确定性和艺术的方式努力探究的过程”方能适用。^⑦概括来讲,这一阶段,“不确定性”与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关系联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知识范畴本身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传统确定性与客观实在的概念基础被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浪潮颠覆,单一理论解释不再占据绝对地位,意义变得流动与开放^⑧。二是知识生产条件方面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一般处于极易发生各式各样新变化的过渡空间(spaces of transition)^⑨,可能需要在资源不足(under-resourced)和服务系统紧张(stretched service system)实践环境中进行快速决策^⑩,不确定性环境的本质与职业对伦理道德立场的坚持(profession's adherence to an ethical and moral stance)致使社会工作为不确定性所困扰。^⑪三是知识伦理制约方面的“不确定性”,夹杂于“政府/国家/公众”与“家庭/民间/私有”之间,社会工作本身就负担着“照顾还是控制”(care or control)这一本质上模糊、存有争议和不确定性的身份。^⑫

总而言之,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工作正面临着从未经历过的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传统专业确信的知识命题被逐步怀疑、消解,一种强调“‘不确定性’(Uncertainty)、‘模糊性’(Ambiguity)及‘不明确性’(indeterminacy)”的知识生产体系正在自由创造。正如福克(Fook)和他的同事提出,社会工作与不确定性是天然伙伴关系(natural partners)^⑬,不确定性已然演化成为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进程中的整体特征与基本特性,具有结构化特征与具象化体验的统一属性。^⑭然而,纵观国内外研究,学术界对不确定性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知识生产命题的关注与探讨都极为有限,现有研究大多围绕三类分析逻辑展开:一是将“不确定性”作为后现代语境下与风险并存的偏差因子、消极元素^⑮,如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全球灾害、全球移民、流行病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变化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影响^⑯,流动社会所造就的“不确定性”促使社会工作重构社会性自我视角实践模式予

以回应^⑰。二是将“不确定性”整合进社会工作教育与知识管理范畴,主张社会工作应阐明与发展应对不确定性的相关知识,将其纳入课程开发与教学方法体系。^⑱三是从社会工作对“不确定性”的认知态度与实践回应出发,如探索RE/UN/DISCOVER启发式作为社会工作使用指南以应对各类实践不确定性。^⑲虽然已有一定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并未将“不确定性”作为完整的本体性概念纳入社会工作学科框架与知识生产视域下进行系统性讨论,大多仅是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内一些模糊、随机且难以把握的事物进行简单、同质性概括,且并未对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中的“不确定性”意涵及其现实转变进行整体厘清。此外,相关理论预设的意图仍然是“确定性”思维定式主导,将“不确定性”视为消极的、需要避免与克服的现实阻碍。

随着各类不确定性要素将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进程中进一步具象化,从一种普遍性的唯名式概括衍变成具体现实,并将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⑳在此背景下探究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转向并进一步构建一种能够观照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将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供有益理论借鉴与实践参照。因此,本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转向展开探讨:一方面,将不确定性作为观察透镜(uncertainty lens),理解社会工作知识范式从专业确信向模糊生产转变的不确定性逻辑;另一方面,反思如何生成一种处境化、在地性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实现社会工作知识范式的深层次革新,促使社会工作在复杂多变的实践境遇中仍然保持开放自由的认知态度与行动空间。

二、模糊生成:面向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

与诞生之初追求实证理性的知识逻辑不同,伴随着全球不确定性模式的开启,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进入了模糊生成阶段,正如利奥塔所言,“当前的知识与科学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共识,精确地说是追求‘不稳定性’”^㉑。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工作长期在理论、实践与政策和组织中寻求的共同基础日渐溃散,社会工作知识观正在碎片化,难以找寻任何深刻而坚定不移的原则来定义其本质,并将其作为连贯事业(coherent enterprise)予以维系。^㉒这就需要我们厘清社会工作知识生成从“专业确信”向“模糊生成”转变的不确定性逻辑,从而为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

识体系的建构奠定理论基础。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是对何为社会工作“知识”的标准以及如何生产“知识”等方面的认知体系与系统论述,涵盖社会工作知识本质、基本假设、研究范式、生产路径、生产场域等相关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是知识规整与分类。由此本文从知识基础、研究范式、生产主体、生产场域、知识结构与知识特性等六方面进行梳理,呈现其面向不确定性的转变逻辑。当然,这一“转变”并非完全将社会工作知识脉络置身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逻辑。事实上任何时期社会工作知识生产都以非对立的形式共存于连续统(continuum)并来回摇摆,本文只是将“不确定性”作为承认基础,呈现出社会工作在不确定性和知识转型中的批判性探索与思想博弈。

(一)知识基础:从“实体一元”到“多元共生”

社会工作发展早期遵循的是一种本质主义存在论与构成实体一元论,在认识论逻辑上坚持笛卡尔范式“主客分立”的二元论知识观,坚持主体与世界的先在分离以及自我作为强大实体所具有的决定性地位,认为知识是理性主体单方面采取步骤、法则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在这一知识观影响下,社会工作知识被认为是对客观现象的正确“反映”或者“再现”,是一种被动的绝对化知识。这种知识具有普遍客观属性与价值中立特征,对于具体化、个性化等复杂情境则不具备很强的有效性,由此造成了社会工作长久以来的难解之题——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之间的价值沟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诠释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知识观逐渐兴起,原本客观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及主观主义与解释主义的哲学二分法及理论与实践的截然分工遭到了批判,社会工作知识被认为是特定主体在一定历史、政治、经济等环境中的建构产物,呈现出主客融合、关系互构等丰富意蕴。^③这一时期知识的个人性、文化性、多元性、反压迫性等获得了关注,如福柯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揭露,利奥塔对叙事知识的强调,为社会工作从确定性的科学辅导走向不确定的以日常生活知识与经验世界为基础的多元价值视角奠定重要基础。^④

(二)研究范式:从“实证归纳”到“情境建构”

后现代思潮对确定性公理与统一话语体系的挑战与分化,也带来了社会工作知识获取方式、论述体系与学科标准等研究范式方面的深刻转变。实证主义知识观影响下,社会工作主张通过观察、实验修正

等基于客观实况的类自然科学方式发展出可证实的知识^⑤,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能够适用于所有个案的普遍性知识,诸如概念和理论体系、实证理论、数学表达与模型等。然而,实践处境的错综复杂以及技术进步、多元主义文化等复杂社会系统的变迁发展都对这种实证研究范式与专业实践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情境建构”范式的兴起,本质上正是对传统“实证归纳”范式的进一步反思与批判。在这一研究范式下,社会工作注重知识—情境—意义的主观建构,认为知识是认知主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具备在地性、不确定性、个体体验性等固有属性。由此,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主要采取辩证法、诠释法等方式,注重社会事实的微观建构与意义赋予。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因而成为重要的知识生产路径,它根植于参与式世界观,认为社会工作知识生产是集研究、教育(自主教育)和社会行动(实践)结合的三位一体模式,行动者在对自我实践、所处社会位置与周遭政治经济环境等进行反思基础之上开展自主研究。

(三)生产主体:从“专家权威”到“开放参与”

社会工作发展早期积极借鉴与吸收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基础来创建学科与理论体系,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生产的主体是掌握科学知识并且经过专业资格认定的“专家权威”^⑥。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专业权力的依附关系,社会工作者充当着“治疗”“控制”与“立法”等现代性角色^⑦,致力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式化、线性反应知识。受后结构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以及杜威民主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等反压迫教育者思想影响,社会工作知识观的确定性基础开始消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知识生产主体与客体分离状态被打破,社会工作开始质疑由研究者主导的“思考中获得”的知识体系,认为民众应自为地(people-for-themselves)参与资料收集与知识创建过程。^⑧如同身处于舍恩所说的“镜厅”(the hall of mirror),社会工作者、服务机构同行、专业督导、服务对象以及大学校园、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等多元主体构成了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共同体,社会工作者通过“镜像”全方位观察其他共同体成员的认知与行动,从中“映射”自我、反观自我,不断深化服务行动中的识知(Knowing-in-action)^⑨,进而掌握在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价值冲突的服务环境中灵活应对的实践智慧。

(四)生产场域:从“单一场景”到“复合境域”

主流社会工作中所强调的专业化理论与技术建立于西方文化体制模式之上,尤其主要借引北美和欧洲相关教育材料,具有较为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元素。^⑧受学术界主流实证知识观影响,社会工作学术圈也只把那些根植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并经过客观程序验证建立的理论称为知识^⑨。然而,这种抽离日常生活场景所制造的实验室知识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问题复杂性、模糊性与服务有效性诉求,社会工作不得不面对知识概念与技术预测能力有限问题^⑩,促使社会工作知识生产场域从“单一场景”过渡至“复合境域”。置身于复合境域,与西方生活场景之外的知识生成逻辑不同,社会工作不断强调要建构符合本土需要的理论概念、知识体系与服务模式,如我国社会工作学界对行政社会工作与家国文化传统思想脉络的积极挖掘。进一步而言,本土社会工作知识创生往往根植于复杂多变的生活场景,其知识基础是如何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反思的行动逻辑^⑪,这也意味着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逐步得到了本土提升的可能性,散落在民政系统、司法体系、医疗场所、福利机构等不同服务领域实践活动的情境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得以“被看见”“被对话”与“被提升”。

(五)知识结构:从“平面归类”到“超维脉络”

受现代主义科学思维影响,传统社会工作遵照逻辑学上的互斥性、穷尽性等基本原则,致力于构造线性分类、两端对应的知识范畴分类框架,熟知的大卫·豪(David Howe)的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和为社会工作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之分便是如此。^⑫此后,无论是皮拉利斯(Pilalis)提出的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实践理论“三分模型”^⑬还是惠丁顿等人的四范式模型^⑭虽然从线性分割的基础上扩展为多线一面,然而正如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所说:“知识是一种富有弹性的、能够流动的、永远膨胀与永远移动的资源。”^⑮社会工作知识本身并非泾渭分明、界限清晰,人为划分“二元”或是“N元”的确定性分类法则只是一种“理想型”,事实上难以应对复杂交互情境。随着服务场域日渐复杂,服务对象需求日益多元以及社会工作学科开始大量吸纳与移植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知识,社会工作知识边界愈发模糊、知识范畴趋向多元。一种超越贫瘠哲学二分法(sterile philosophical

dichotomies)具有多维甚至超维脉络的尝试逐步产生^⑯,超自然灵感、虚拟社会工作等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知识创造与持续专业发展的新可能。

(六)知识特性:从“理性知识”到“混合知识”

现代主义社会思潮主导下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被赋予了理性批判、科学求真的理论色彩,彰显了对普遍性与同一性的极致追求。如20世纪末期由经验临床实践发展而来的“证据为本的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便是一套假定行动者具有技术理性,能够通过问题转换、寻求最佳证据、评估证据有效性、确定干预方案以及应用评估等科学步骤进行专业实践的“理性知识”^⑰。随着专业实践的逐步深入,这种理性知识难以应用于地方化处境的不足也愈发凸显,于是大量自发的、隐蔽的“默会知识”“叙事知识”或“常规判断”(normative judgements)等逐步得到重视。科林斯(H.M.Collins)除了常规事实性规则知识之外,也提出了启发性规则知识、操作性指导技巧与地方文化体会技术。^⑱也有学者从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出发,归纳了可触及的、有所表征的四种知识样态,分别为叙事知识、身体知识、隐喻知识与概念知识。^⑲总之,脱离理性知识的束缚与操纵,发展出一种以实践者为衡量尺度并能进行创造性应用的混合知识成为不确定性情境下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主要导向。

三、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建构理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后现代现象在社会工作专业体系中得到了强调^⑳,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本质上模棱两可、有争议的领域,专业理论与知识生成进程中的碎片化、模糊性、不确定性亦日益显露。这在导致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信心危机同时,也带来了从事创造性实践、开发全新知识脉络的可能性机遇。然而,传统实证主义知识范式引导下先验性的、理性化的、超越个体差异之上的普遍知识论调局限了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多样可能。由此,推动传统“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向“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转变,建构一种另类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将成为现代社会工作发展的着力方向。这既是对持续流变、内含不确定性要义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回应,也是对社会工作知识范式的一种革新,将促使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建设从“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向“在不确定性中认知与把握不确定性”转变。

(一)整体表征:以不确定性承认为基点的知识生产视角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与发展的自然要素,承认与检验不确定性被视为胜任社会工作的试金石。^④对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也构成了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中核心且潜在的中心话语,这里指向的是一种以不确定性承认为基点的知识生产视角,这种视角关注知识创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修辞、不确定性意识形态,致力于建构一种适时承认、正确认知与合理接受、能动转化不确定性的整体性知识视角。具体而言,这种整体性知识视角突出了三方面特点:其一是反二元论性,认为传统实在论所制造的主体—客体、结构—行动、身体—精神等二元对立形态是片面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应当寻索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其二是螺旋形结构,与线性知识观不同,社会工作整体性知识观谋求的不是简单稳态的因果律关系,而是一种开放的、自主的循环往复的发展知识体系。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创设并非一条直线且可被外部观察与检验,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践—否定—重构,逐步增强对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理解和掌控能力。其三是社会历史性,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生产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条件,并随着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只有置身于特定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处境,打破传统机械式、绝对性、封闭性以及确定性的知识要义,社会工作才会逐步放弃对处于知识高端的所谓科学、系统、主观的知识追逐,进一步察觉、内化与自然生产出能够适应复杂真实情境的整体性知识,这也有助于弥合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服务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总之,不确定性承认作为共有价值共识、哲学基础,以逻辑起点的核心定位凝聚起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整体表征。

(二)复杂叙事: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研究范式

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其特定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及其周遭环境的高度不可预知性、突变性意味着机械化、单一的研究范式已然难以有效加以描述与解析,亟须发展出一种更为广阔的复杂性叙事。正如约翰·厄里在考察社会混合物意义上提出“用不断发展着的复杂性范式对相互依存的物质—社会或‘超越人本身的’世界进行分析”^⑤,社会工作也应通过“复杂叙事”范式逐步揭示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发展进程中日趋明显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样态。在复杂叙事中,社会工作关涉的服务主体、专业行动、实践流程、社会环境等客观事物与主观意念相互缠绕、相互渗透,进一步模糊了理论与研究、技术与实践、自然与文化之间界限。具体来说,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中的复杂叙事主要突出下述特点:一是非线性逻辑,社会工作专业行动与知识生产没有标准答案、现成方法,内在机制较为混沌不清,社会工作者要积极关注其中的元素叠加与各类混合效应。二是自适应性,社会工作系统内部要素能够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组织地产生稳定有序结构、应对挑战,如服务对象本身能够通过自我调节实现一定的问题缓解、处境优化。三是系统性方法,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要统纳哲学思辨、人文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多元综合研究范式,有效增强多节点的互动、协作,实现多元叙事并存的研究图景。^⑥

(三)主体赋能: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价值旨向

服务对象是社会工作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专业知识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协商者及假设检验者(hypothesis testers)。^⑦正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认为服务对象不是生活在远方的“他人”(others),而是共同生活的邻居,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形成的是“与人合作共事,而非为人做事”关系(do with not do for)^⑧,因此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应当将“服务对象”置于平等参与、不能割裂的主体位置,致力于建立一种“我们感”(a sense of “we-ness”)^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本身是多元主体关系合作、协调推进的系统性工程,这也意味着专业知识的创设离不开生产共同体建设,这不仅仅是联结形式上的工具性共同体,更是以服务对象为核心的建立于广泛参与、各负其责、互为补充基础之上的具有实质性内涵的价值性共同体、情感性共同体。^⑩总之,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价值旨向不是规避与完全消除不确定性,而是探索如何激发多元主体自身积极适应、灵活应对与能动转化各类层次不确定性的自我驱动力、胜任力,通过意识觉醒、身份明确、共享意识、方法传授、平台畅通等方式实现主体赋能,进一步推动形成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深层次建构的价值—工具型共同体,进而以集体力量充分接纳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顺应

不确定性、利用不确定性。

(四)情境实践: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行动配置

生产场域中的不确定性、非计划性对于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完善来说既是一种消极性考验,更是一种关键性的建构,即形成“情境性知识”。其中核心运作环节便是社会工作“情境性实践”(contextual practice)。情境性实践指的是通过建立较强情境敏感意识,将服务对象的特定问题以及个性需求放在置身其间的关联性环境下进行参照考量,从而相应地获得了一系列与此情境有关的紧急配置,诸如生活习性、人际交往、价值观念、工作情况等各种在场与不在场要素。如果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情境性知识和多样化的问题解决策略,社会工作可能会有“异化的风险”(risk alienating themselves)。^⑤总之,作为重要的行动配置,情境实践所产生的“情境性知识”也不是某种固定的统一知识,而是表现为一种意向性觉知、认知论结构,能够为应对复杂境域中的各类不确定性提供战略方向与规划指导。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一方面是测量工具的情境化,通过本土研究技术开发特定文化情境下的社会工作相关测量体系,包括测量话语、测量工具等;另一方面是方法技术的情境化,通过反思原有西方移植方法体系,自主研发接案步骤、调研流程、实验设计、案例设置等一系列新的方法技术,实现从改良调整到开发创新的重要跨越。然而,过于强调情境化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不确定性连锁反应,这是对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深层次考验,需要在合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进行不断实践—反思—实践。

(五)多维整合: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网络型构

传统社会工作研究习惯于将专业知识进行分门别类、归档管理,通过“人为切割”形成一道道知识边界来划定知识范畴,以寻求某种“确定性”。然而,这种将知识处理为一种独立要素集合并由此将之具体化的知识分类逻辑实际上导致了社会工作现有研究的碎片化、微观化、松散化,亟须通过不同流派差异化理论视角的桥接,发展具有综合回应能力的多维度整合型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网络型构,以此重新组织彼此分割的理论与实践。^⑥正如哈利迪默斯·丘卡斯(Haridimos Tsoukas)认为知识是一种过程的、分布

的和非决定的事物^⑦,社会工作系统内部知识虽然相异,但并不是不能相容、完全互斥的,而是互为构成、不可分离的,传统二分法的分类模式容易导致某种特定知识的功能与作用被过分强调或贬低。由此,将服务对象真问题、真需求作为核心关切,纳入一种连续的、综合的、去边界化的整合型知识脉络,在此基础上打破传统学科知识体系的封闭与孤立,推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诸如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合作与交流将成为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理论取向。举例子来说,在社会工作专业流程知识体系中强调通过知识库寻求理论与方法的多种组合可能并从中选取最优解进而多面向、多路径解决问题^⑧;在社会工作技术知识中综合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形成整合性的干预方法等。

(六)视域反思: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

不确定性在社会工作知识领域的持续再生挑战了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理性观念,运用反思来应对贯穿工作始终的不确定性^⑨成为普遍宣称目标。谢泼德(Sheppard)认为反思性实践意味着高度自我意识、角色意识和对实践背后假设的意识^⑩,这种批判性意识为社会工作者带来了一种“自由浮动的注意力”(free floating attention)^⑪,能够在实现良好内部监督(Internal supervision)基础之上探索意想不到的或是无意识的新见解、新知识。因此,反思性实践既是通过认知自我监控形式(cognitive self-monitoring)提升不确定性感知的重要主线,也是在此基础上积攒大量应对实践环境中各类不确定性的有效理论与经验的基本手段。如何进一步强化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反思视域,进而在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情境中整体运用专业知识认知服务对象需求进而协助服务对象获得改变的能力,关键在于“反思性”思维的培育。“反思性”思维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在社会处境与关系脉络中自我觉察,通过个体经验解释、整体性批判揭露对现象的最初认知并建构框架实验(frame experiment)进行验证,在行动中掌握自身行动与结构关联的能力。^⑫总之,反思视域作为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指向的并非纯粹机械套用的理论模式与操作技术,而是通过自我觉察、非习惯性的寻求、批判性审视等助推社会工作者成为“专业实践的探索研究者”^⑬,能动地应对专业实践进程中的多重不确定性。

四、简短的讨论与反思

沃勒斯坦极力主张将“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视为科学命题、常识性命题,认为这一命题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①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加速、剧烈释放,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生产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构型成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理论碎片化、理论-实践的割裂、知识不连贯性等都向传统实证主义取向下的标准化、理性化知识基础发起挑战^②,既有的以“专业确信”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一再面临反叛、消解与重组,如何建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脉络成为现代社会工作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本文从知识基础、研究范式、生产主体、生产场域、知识结构、知识特性等方面简要梳理了其面向不确定性的转变逻辑,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相应地初步勾勒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思想理路。当然,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并非上述要素的随意叠加、简单堆砌,而是一种以特定组合逻辑呈现的复合态产物,其本身无异于一种崭新理论范式、实务模式的再创造。

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以“承认不确定性”为认知基点,“承认不确定性”并不一定与社会工作专业基本原则相悖。进一步而言,对于不确定性的认同与承认并非等同于社会工作完全可知、完全有规律可参循,而是客观承认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发展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理论预设中的确定性意图加以认知与干预。^③因此,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社会工作与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共生(live with uncertainty and contingency)的产物^④,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不是对“确定性范式”的全然背离与某种定向形态寻求,而是充分意识到不确定性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自然元素,不是需要避免、控制以及消除的障碍事物。^⑤正如普利高津和斯特恩斯(Prigogine & Stengers)指出不确定性是位于确定性世界与纯机遇变幻无常世界两个异化图景中某处的“中间描述”^⑥,由不可约的概率表述来进一步表达。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实际上处于“寻求确定性”与“承认、应对不确定性”两种非对立又统一的逻辑连续体之中^⑦,在特定发展条件下两者可以实现一定的能动转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

性知识的生成与发展,既是时代赋予我国社会科学的应有期许,也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学科使命与本土化追求的终极目标^⑧。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西方社会工作及黏附在社会工作之上的价值、文化、宗教观念的投射,因此如何超越以往“对照式知识生成路径”的内在规定框限,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且能得到学术共同体公认的本土理论形态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核心关切。不确定性及其持续化再生产作为21世纪全球社会工作知识建构与专业发展不可否认的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完全清晰的地图指引、手册指南可以遵循。^⑨因此,我国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要在全球不确定性的时代果断立足“本土实践”,重视“本土情境”,提炼“本土话语”,在合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社会问题,努力建构适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⑩一方面,重视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精粹,创造性地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体系、理论基础与我国文化脉络、资源价值等相结合,通过由下而上的途径而非自上而下的演绎进行理论“萃取”,如传统文化中的“舍弃”“居安思危”等思想便可以成为面向不确定性的鲜活材料与知识来源。另一方面,重视转型实践、社会工作发展的已有经验,不管是“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还是实践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等我国都积累了大量应对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工作自身发展的经验及问题,有待整体性地进行归纳总结与模型建构。

总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两者至少包括“确定性的确定性”“确定性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等几种类型^⑪,不确定性本身也存在分裂性、差异性。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生产与发展需要妥善识别与协调处理社会工作内蕴的具有西方特质的不确定性要素与我国本土发展情境的新事物、新趋势以及新变化,进一步试图消弭两者之间的不确定性张力,并与“不确定性”共舞,以此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

注释:

①Kreissberg N. & Marsh J. C. Social work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utilis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6(3), 599-618.

②熊跃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干预:理论和实务的

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25-35页。

③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④古学斌:《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67-78页。

⑤Michael P.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17.

⑥Schön, D.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Basic Books, 1986, 29-30.

⑦[美]唐纳德·A. 舍恩:《培养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反思》,夏林清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⑧Mason R. *Confronting uncertainty: Lessons from rural social work*. *Australian Social Work*, 2011(3), 377-394.

⑨Chappell D. J. & Koenig T. L. *Social work perplexity: Dissonance, uncertainty, and growth in Kazakhstan*.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19(2), 163-178.

⑩White S. *Fabled uncertainty in social work: A coda to Spafford et al.*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9(9), 222-235.

⑪Bauman Z.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0(3), 5-11.

⑫Parton N. "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 (post)modernity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4(24), 9-32.

⑬Fook J., Ryan M., & Hawkins L. *Professional Expertise: Practice, Theory and Education for Working in Uncertainty*. London: Whiting and Birch Ltd, 2000, 284.

⑭文军、刘雨航:《不确定性: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兼及构建“不确定性社会学”的初步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73-83页。

⑮杨程:《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的源流、框架及其展望:不确定时代的专业责任》,《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年第6期,第12-21页。

⑯Anderson D. *Enduring drought the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Lived experience and local resolve in rural mental health*. *Rural Society*, 2009(19), 340-352; Reisch M. *Lessons from social work's history for a tumultuous era*. *Social Service Review*, 2019(4), 581-607.

⑰费梅苹、杨瑛:《发展核心自我:流动社会中自我视角社会工作的重构》,《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122-129页。

⑱Afrouz R. *Approaching uncertainty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 lesson from COVID-19 pandemic*.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21(1-2), 561-567.

⑲Keenan E. K. *Re/Un/Discover: An embodied heuristic for uncertaintie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ustralian Social Work*, 2021(2), 159-171.

⑳文军、刘雨航:《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与实践转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20-31页。

㉑[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3页。

㉒Howe D.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4(5), 513-532.

㉓Cooper B.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work: Towards a participative practice via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1(5), 721-738.

㉔童敏:《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工作辅导模式探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115-120页。

㉕侯利文:《社会工作知识论基础的再认识——兼论社会工作的实践转向》,《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5期,第68-77页。

㉖张和清:《专业的确信与后现代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9-12页。

㉗Howe D.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4(5), 513-532.

㉘Gaventa J.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 *Convergence*, 1988(24), 19-28.

㉙[美]唐纳德·A. 舍恩:《培养反映的实践者》,郝彩虹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㉚安秋玲:《实践性知识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93-98页。

㉛王海洋:《迈向实践范式的社会工作知识观》,《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2-32页、第42页。

㉜Hugman R. *Looking back: The view from he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5(5), 609-620.

㉝童敏、周焱:《“半专业”的专业性:本土社会工作督导清单及知识观考察》,《社会工作》2020年第3期,第16-26页、第109页。

㉞郭伟和:《重构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实践框架的理论基础(上):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模式评述》,《社会工作》2024年第1期,第50-61页、第160-161页。

㉟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㊱惠丁顿、霍兰德和大卫·豪等人提出社会工作理论四范式分类模型,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激进主义社会工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互动主义社会工作和传统社会工作。参见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㊲安迪·哈格里夫斯:《知识社会中的教学》,熊建辉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㊳Cooper B.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work: Towards a participative practice via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1(5), 721-738.

㊴郭伟和:《专业实践中实证知识和实践逻辑的辩证关系——以循证矫正处境化实践为例》,《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6-137页。

㊵Collins, H. M. *Artificial Expts: 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0, p. 115.

㊶安秋玲:《我国实践场域中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35-142页。

⑫Mason R. Confronting uncertainty: Lessons from rural social work. *Australian Social Work*, 2011(3), 377-394.

⑬Spafford, M M., et al. Towards embracing clinical uncertainty: Lessons from social work, optometry and medicin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7(02), 155-178.

⑭[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⑮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65-83页、第206页。

⑯Cooper B.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work: Towards a participative practice via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1(5), 721-738.

⑰张英阵、郑怡世:《再探Jane Addams的社区工作理念》,《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12年第1期,第87-132页。

⑱Rollins W. Social worker-client relationships: Social worker perspectives. *Australian Social Work*, 2020(4), 395-407.

⑲文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14页。

⑳Lyngstad R. Contextual social work and internationalizing social work education: Two sides of the same story?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3(4), 400-418.

㉑文军、吴越菲:《超越分歧: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75-83页。

㉒Tsoukas H. The missing link: A transformational view of metaphors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3), 566-585.

㉓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165-181页、第207页。

㉔Ferguson H. How social workers reflect in action and when and why they don't: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to reflective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18(4), 415-427.

㉕Sheppard M. *Assessment: From reflexivity to process knowledge*. In J. Lishman(Ed.), *Handbook for Practice Learning i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Care*,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2007, 129.

㉖Briggs S. *Working with troubled adolescents: Observation as a key skill for practitioners*. In H. Hingley-Jones, C. Parkinson, & L. Allain(Eds.), *Observation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Applications for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with children and Adult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2017, 103.

㉗刘江、顾东辉:《“约束—内化”VS反思性实践认知——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与留职意愿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183-201页、第230页。

㉘郭伟和:《在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对西方社会工作两种实践模式及其认识论基础的评析》,《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206-225页、第230页。

㉙[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昉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3页。

㉚高艺多、文军:《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取向的比较与反思》,《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02-109页。

㉛文军:《挑战与回应: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社会工作》2023年第6期,第5-8页、第97-98页。

㉜Howe D.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4(24), 513-532.

㉝Spafford, M M., et al. Towards embracing clinical uncertainty: Lessons from social work, optometry and medicin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7(2), 155-178.

㉞Prigogine I. & I. Stengers.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150.

㉟文军、王云龙:《新发展社会学理论构建中的不确定性发展逻辑及其启示》,《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第81-97页、第244页。

㊱安秋玲:《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基于实践场域的进路与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11-117页。

㊲Afrouz R. Approaching uncertainty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 lesson from COVID-19 pandemic.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21(1-2), 561-567.

㊳王思斌:《专业化本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下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2023年第4期,第6页。

㊴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一是“确定的确定性”(known-known),这是对问题和结果的一种已知,是对问题和结果值的一种预先判断。二是“确定的不确定性(known-unknown)”,这是对问题已知而结果未知的一种表述,无法对结果值进行预先判断。三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unknown-unknown)”,这是对问题未知且结果也未知的一种表述,无论是对问题还是对结果值都无法做出预先判断;它也是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甚至是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或“完全的不确定性”。参见文军:《回到“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反变》,《浙江学刊》2023年第3期,第103-113页。